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三

外集五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貳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旣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旣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壘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違胡元之亂以入於

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

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遭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槩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

金書卷二十三
不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
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
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
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
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
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
姚人之願不獨與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
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
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

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
之思公知與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
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
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與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
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
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
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
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與國惟此與國實荒有
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

吁嗟茲惟予謹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
 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
 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
 父惟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
 於寬兩暘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
 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
 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
 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
 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
 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為民
 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
 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莩相
 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
 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
 無以事其刃為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
 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

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餒稍不稔即無免焉歲
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
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
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
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磬懸民
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
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
大雨洽旬禾稿復頽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
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

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
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
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
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
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亘
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
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
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
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

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事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鄆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鄆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

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此於我媚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

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
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
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
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
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
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
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
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
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

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
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
與溫甫相見於杭而疊疊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
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
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
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
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
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
溫甫既已成已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

全書卷二十三 八外集五記 七
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
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
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
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
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
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
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
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
爲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
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
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毳服魚
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
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
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黥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
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

旋矩獲將魚爲陋乎夷之人廼不能此其好言惡
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
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
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
塲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此予嘗圃
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
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蔭之以
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畧
具學士之未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

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
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
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
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狡匿譎
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
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
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
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
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

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駕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

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

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

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旣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巴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

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閒散踈放之是托以為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為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

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為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

也意象之死其在于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鷲
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
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
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
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
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
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
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
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

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
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
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御命於
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
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
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
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
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
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卧馬塚記

戊辰

卧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
茫若涌若瀉若奔若伏布爲層裊擁爲覆釜漫衍
陂迤環抱涵迥中凝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
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
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下
地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末迺來茲
顧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
然跽卧嚏嗅盤旋繾綣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

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旣命於此矣就其地
窆馬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淋面勢環拱旣
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謐植樹蔚蔚庶草芬茂禽鳥
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
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卧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
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
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
坐者曰公其休服於魚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地
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

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
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
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
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
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
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
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

也賓日義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
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
之屬為日為元為善為吉為亨治其於人也為君
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曰賓自
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
而容有小人焉則知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
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為小人乎哉為賓
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
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

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
其瞠其日惟霽其昫其霧其日惟雨勿忤其昫倏
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瞠瞠其光矣其光熙熙
與爾偕作與爾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
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
上瀕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
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幢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集

翔鶴螭虺之糾蟠猱猊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
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
木垂蔭蔽虧鳴瀑清谿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
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
上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
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
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素
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
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

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夷犴休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化財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

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造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逃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

全書卷二十三
外集五言
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
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
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
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
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
矣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
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
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
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
其無所指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
漘兮其若徹菹淤出焉精萃入焉若有相者而莫
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
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
不知其夷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
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
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

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
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
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
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
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
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
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
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
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
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
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
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
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
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
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
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願以勤諸生

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
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
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
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
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
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
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
者以風勵士習爲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
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

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
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
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
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
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
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
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
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
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

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

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興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

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
巧漫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
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
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
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
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
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
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 國家雖以科目取士
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

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
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
旣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
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
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
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
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
曠安宅舍正路圯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姦
是學校之爲萃淵藪也則是 朝廷立之而爲士

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
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
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
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
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
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理氏
旣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

氏來就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
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
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
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
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
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
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
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
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旣費其財又

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間相謂
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
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
陳模首請任其後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
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
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
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
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厨庫前爲戟門又
前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

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廡
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
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
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
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齋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
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或
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喟愕以爲是
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
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

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已之財勞已之力以赴

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

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

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廼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
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
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
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
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
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隲惟皇克憲惟將士用
命去其騰蜮惟乃有司實耨獲之庶克有秋乃予
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
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叅政陳策僉

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
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
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
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袞科舉之法
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
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
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

全書卷之三十三
夕集五言
廿一
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誤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

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

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始禁罔使陷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湏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䟽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

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手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

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濟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屢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旣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誣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

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旣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熯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霍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三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予而冠之昨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

馬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
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
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
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
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
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
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
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
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

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
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為君子之
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
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
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
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畧而詳可推也
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
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
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

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
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榦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
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
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
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
不謂之說也不偽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
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
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
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祇

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
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
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
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
於成性不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
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
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

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
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浙大叅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
鳴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
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
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
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
鳴也於是蹠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

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予名而擬
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蹠之以
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
以求其蹠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蹠大夫鄉士爲
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
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靳於予必欲更爲之
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爲喜而以樂聞
規切砥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
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

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
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
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
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
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
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峰巒巖壑則
誠峰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
假文飾以偽為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
寶藏興焉四時之推絃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

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皇鳴矣而南岡不自以
為瑞也庖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為威也養生送
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為德雲霧興焉而見光
怪而南岡不自以為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為也誠
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
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
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
爾矣是故蘊之為德行矣措之為事業矣發之為
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

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
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
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
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
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
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尚能為我一言其
詳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

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
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
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
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偽
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
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樂氏以悔名其齋
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為之
說如是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全書卷二十四 外集六說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 天子臨
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
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
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
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
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
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
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
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馬顧

誤 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 天子之所以咨
詢我者也始吾旣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
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
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
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
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
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
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揜袂却走君將
揜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

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
心某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
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勗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旣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
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
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
大槩了了即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今

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
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
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
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
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
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
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
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
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

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
須絕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
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
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
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
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
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
如勿看務在怡神遣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
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
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
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盖出乎塵垢之外
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
也

龍塲生問答

戊辰

龍塲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
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
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
也龍塲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旣聞命矣敢問

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為其貴而今為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為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為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為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為道乎以吾為貧乎龍塲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

為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為恭也龍塲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為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馬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塲生曰吾聞賢者之有

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為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刈可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為愛之耶抑為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為說者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

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為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

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魚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

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
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
鄰之雞而惡其為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
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
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
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
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
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
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

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
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
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
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
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
自陷於殺人此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
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
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
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

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
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
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
訓必不書曰元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
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
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
改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
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
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

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
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
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
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
之地而後已足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
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
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
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
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

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乎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

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

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泣然而泣下者有
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
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
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
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
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為僕役覺而涕泣
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窓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
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
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
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
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廊
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為真有所苦而類為垂
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
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
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
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

全書卷二十四
外集六雜著
十六
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為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為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

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為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克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為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為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車上杭旱甚禱於行臺兩日夜民以為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槩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

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為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為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為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怨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

為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
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
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
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遙祝圖

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
既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
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攜其

弟僑姪宗鎧來就予于虔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
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為孺人初誕之晨以命
不敢往遙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
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
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
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遙祝
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予予為題其
事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偁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既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予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覩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覩則吾為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為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

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
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
而若魚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
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嘖嘖於
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則遠然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
毋謂已為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為不知而輒
以忽人終日但見已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
道也其庶幾乎

諭泰和楊茂

其人聾瘖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

是非否

答曰知是非

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

人你心還與人一般

茂時首肯拱謝

大凡人只是此心此

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

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

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

箇能言能聽的禽獸

茂時扣指天

你如今於父母但盡

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

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
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
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
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
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
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
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
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
多茂時扣曾指天躡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

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樂惠卷 庚辰

樂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
懷茲亦不足為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
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
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
之澣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
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
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庚戌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弁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子發書爲

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葺弘之血釁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

金書卷二十四
外集六系書
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
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
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
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
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
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
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
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

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
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豪不懌
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
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
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
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
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
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園

庚辰

全書卷二十四
外集六系著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悅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爲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

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齎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

靳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
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
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
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
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
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尚亦有未至歟
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旦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
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

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
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旣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
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
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
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
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
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
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
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

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
媚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
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
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
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
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吁
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是也果尚有所不可
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不可而
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

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
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
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
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已也信之甚篤而
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
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
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
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已
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

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子領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剗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

全書卷之十四
夕集之卷
十一
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爲恨且惓惓以聞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

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竒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竒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

君贈

爲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忤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必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

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爲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

金書卷二十四
外集六
此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勗夫鄉之後進

客坐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慆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後
客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五

外集

七

墓誌銘
碑贊

墓表
箴

墓碑
祭文

傳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
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
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厓
幅於物無抵于于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
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
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為善者無

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澤
道者莫與遨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
姓王名袞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
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盍相
與私謚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
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
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
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
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

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
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
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
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
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
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頃吾歸視
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
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
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

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成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成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疎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

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煥燿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廻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澁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澁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澁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旣死矣澁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

全書卷二十五
外集七
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即爲之銘亦
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
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
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叅幙下累立戰功出
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
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
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
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
衝復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

曰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熠然秉義
揭仁鄉之司直邈矣太丘其孫孔式胡溘而逝其
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
愧其孫子迴龍之岡其鬱有蒼毋爾芻伐處士所
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
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焯皆以道學爲世
名儒其後有爲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

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
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
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
偶天順年 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司
以公應 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
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徭患方議發
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
入徭峒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
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

爲具陳禍福言辯爽慨諸酋感動顧謂其黨曰何
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
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用庚
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嶮山互壑徭憑險
出沒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穽中動慮機觸不
敢輕往來農末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尹使君來
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間行巖谷盡得其
形勢縱火悉焚林薄徭矢籍潰散公因盡築城堡
要害據守徭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覘嘆息踟躕而

去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爲
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
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
貧賤時即委產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
急遽未嘗見其不以祗服與物熙然無抵至其蒞
官當事奮毅敢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
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
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
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爲人恨未嘗從之遊銘

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
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洙比潁焯暢厥
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閭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
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
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
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
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

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鼯鼯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薶而益繁鴟梟虺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

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旣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僂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

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
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
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
而不應迺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
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兢兢於世遠矣而子猶余
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
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
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
壙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

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
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
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
也纖巨内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
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
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冲於
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
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
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

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

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廼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

全書卷三十五
八外集七言金
九一
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
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
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
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
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
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
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

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
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
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
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未歸
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
可知矣子僉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
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孺人之賢十
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
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

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羨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棋早卒次即楷次棡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內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廼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

歲後將合馬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懵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橋菴墓誌

乙亥

金書卷三十五
外集七言銘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
木兮胡然其賸賸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
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橘菴
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
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
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
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此耄
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
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已不言而俗化其太

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為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
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
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
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為達矣曰死生
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
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子柴崇東
集柩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為之
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橘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

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
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
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
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
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
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愜復
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

其族黨鄉鄰歿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
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賓焉年八
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
爲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旣素愛之至是聞
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
辭按狀翁名琬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
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
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
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

全書卷三十五 外集七 詩金
之間世之懷竒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珎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驟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允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主至於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斬

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徇湖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况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旣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旣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

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 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

子澄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謚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 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謚襄惠 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廬皆以名德相承

遂為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為浙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恒迨皇朝建國廼復還家錢塘有恒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興之兆耳御書有恒易之父諱薪徽州街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鐘字宣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經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諳習憲典時相繼為大司寇

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尋慮囚山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尚是以易闕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之欲其魚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

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擿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橫豪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慄慄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朝遂以帖定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朶顏虜勢日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

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牧圍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

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 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
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 賜玉帶庚午
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
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
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鄆老人等聚衆往來
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
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
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

爲變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公隨調
兵剿平之復其故業 朝廷七降勅獎勵 賜白
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
歸章七上始 允之 聖諭優獎 賜馳驛還仍
進光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冑監公既歸築兩峰
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峰居士日與朋舊徜徉
詩酒以爲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
朝廷念公壽考 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

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
廊廟足倚以爲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
矣公元娶鄭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
繼魏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靖公之女女卒贈一品
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
次濤廕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
漕運叅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綦孫男四棟楠橋
檀女七墓合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嶷然人
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泉于藩益弘以騫畧于

西陲寔屏寔垣旣荒南服圻漕是督亟命于南
亟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帝曰司寇爾
總予師寇賊奸宄維爾予治旣獲旣遏豕斃狐逸
暨其成功卒以老乞天子曰俞可長爾劬西湖
之湄洋洋于于聖化維新聿懷舊臣公已不作維
時之屯天子曰咨謚錫有隋哀榮終始其疇則
如穆塢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弁阿爲工方

特爲厲紛紜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在
縲絏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
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
俗爲世所媚嫉卒以傾廢踣墜又浼以非其罪者
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港公英者廣
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
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
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讐聚謀
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爲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爲

所構誣憤發病以死公旣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
遂皆謂港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
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翦滅浸盡而公
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
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 朝廷贈官如子日
顯赫竦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
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
之死靡悔港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
節其肯倪首爲奸人僕役啣濡喘息以蘄緩頰吏

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
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
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贖信暴者
無庸揚矣彼恣然就抑蒙溷垢而弗雪其可以無
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
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
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

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郎從事其友曰
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
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
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
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
賑饑乏 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
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
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
面翁旣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

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
二子書疊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
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
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
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
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
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
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
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敘

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
伊尹耕於莘野傳說板築於巖膠禹舉於魚鹽呂
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為乘田委吏其
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
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
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駑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
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
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
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

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頽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旣歿葬於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塋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澣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旣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閫也不亦貞乎績麻舂梁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

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
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
至而縞衣疏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
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
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
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
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
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
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

事親以老於畎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
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
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
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
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
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
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
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
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

全書卷三十五 八外集七墓碑 二十四
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

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騫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旣歿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

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
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
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
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
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
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順道將
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
以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焜
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
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旣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
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
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
墓表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
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
縣朝用皆 贈光祿大夫在國少傅兼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

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馬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

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旣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

自代 武宗在亮閣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

索徵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上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

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
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踣葬
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
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煇阿
議彌不協而瑾驕倖日甚毒流縉紳公過之不能
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
公日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
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
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

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
旣歸吳屏謝紛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
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
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
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
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
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克養旣久
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
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

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宵兮其非無也不
墮於中邊不離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
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
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
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
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
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於澄淵則明
碌於濁水則昏碌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
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

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
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
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
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
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閑十餘年海內
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
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
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
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

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
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
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
子至於耆耄自 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
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
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
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婿徐學
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
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

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
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
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
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
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柳之家騷然且三四
年矣於是三省奉 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
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

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泖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泖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

丑冬輦猱旣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泖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

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
魚辜而死者乎廼 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
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
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
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
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
爰告思田毋忘 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 文
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如此田水縈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
輦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
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
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
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
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
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

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讐彼寧無知之卒於已非
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
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
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
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
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
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塵視軒冕豈一第
之爲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
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爲子者宜

爾也詩曰有服旒旒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
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彼何
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旣來旣徂爲
冠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汙
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旣墜于
淵猶恬履薄旣拆爾股猶邁奔驟人之冥頑則疇
與汝不見壅腫疋廼斯愈不見痿痺劑廼斯起人

之毀詬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
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
一旣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燥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
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孰默而譏孰訥
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
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
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鈞譽不以蠱

愚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
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讐賊昔皇多士亦
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
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青
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弭頸企
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
况紹興一郡又神之宮牆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

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
惠。而乃入夏以來。元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
黍苗荐稿。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
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
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
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
衆歟。賦歛繁刻。而獄訟寃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
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謫。而民何咎之有。
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謫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

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
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
亦旣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
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
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
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
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
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
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

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

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丑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

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

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瘞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

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子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

茲墟兮。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之冬朝於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奧義相與。

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
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就繹
君獨奮而古稱豪傑魚文猶興有如君者無媿斯
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屨精微日究人或
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
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
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
母亦嬰危疾湯藥自瀕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
一訣扶櫬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

予顛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
宗居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茲馳
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尚饗

祭泃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
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泃頭山川之
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
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
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

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涖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
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涖之井糞穢而不除
久則同於厠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
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揜鼻妖孽之窟人將
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
使除其糞穢刮剝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涖鴟
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
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 天子明
命來鎮四陲憤涖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

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
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
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
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
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
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王萃淵藪也今予提
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
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况於鬼神乎今此
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

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
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
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陰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
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
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
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
亦永永無怍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

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柰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
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
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
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
仁曰此亦可柰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
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
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
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
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

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
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
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
家堅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
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爲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
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
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
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
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

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
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
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
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
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斲於人之不予知予信
乎自得曰仁訃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
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
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
幸未即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

我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
之後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
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
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啓予之昏而
警予之情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

己卯

嗚呼弇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憫勤
勞施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

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
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益力撲其燎原之勢而
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
而徐爲之圖盖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
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
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
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
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此乎是固祖宗之德
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

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刃赴仇奔走
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公櫬而還
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愧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
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
偶然哉靈輅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
呼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
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

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
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
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
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
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
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鶴峙振羽翮而翔乎雲霄未
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
手某奉召北行便道歸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
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淒斷尚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頹靡而起退懦
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
之談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
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
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
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滸握手半日之
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
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克其寬裕溫厚之仁歛

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
奮迅激昂之辯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
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
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
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
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嘯
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

幾青我思君兮一求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
兮宵嵯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
為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欵欵奠椒醑兮松
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
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
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
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鶩以私智相高

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
非而畧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為異
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
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
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
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
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
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
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

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已之爲兄尚謙之爲弟已之嘗爲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已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毘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

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

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

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

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輒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豪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勲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爲一世之傑

矣悲夫才之難成也干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爲不見用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歛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謚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槩然視之曾不知以爲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

成典刑為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君子素與
 於公守仁雖晚亦辱公之知愛公子嘗以
 公之墓銘見屬曾不能發揚盛美茲公之葬又
 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哀焉
 爾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邇往年士德
 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
 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

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
 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
 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
 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
 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畧無主
 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
 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
 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
 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

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
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
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
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
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
彼黃馘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
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
死無去來士鳴則旣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
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

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
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
遠覽知求絕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
苟容以鈎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
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
龍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
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

有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
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媚媢讒險排勝已以嫉
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
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
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之所未
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
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
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

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
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
而折樯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
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
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
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
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
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叙
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

金書卷二十五
外集七卷文
五
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
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
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
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
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
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栢必歲寒
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

筮仕迄於退休敷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
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
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
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
下知其有關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
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
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
某其教愛勤倦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
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

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
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
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
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
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
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 欽差總制
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

府蔣山卿等告於 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踰召諸

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

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

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

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

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

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

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

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

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
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
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
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
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
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
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
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
因驅馳 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

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
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媿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
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
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
等其收爾游魂歛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
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
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
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
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

也手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聿新威靈丕振伏惟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永無窮之休尚饗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

地厥功爲大今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尚饗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高皇之世肇禋茲土歲久淪蕪魚寧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沒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

全書卷三十五
分集六卷文
安其心白刃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顧表揚忠
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 國典以宣流 王
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
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
廟成而末孫某適獲來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
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某承 上命來撫是方上
無補於 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例省績實懷多
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
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秘湖漁隱

先生彥達府君配

尚饗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五終

